

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大门

——记五台山佛光寺

李志茗

7月初我随团前往五台山考察,这是我第一次去山西。五台山现有124座寺庙,我们计划重点考察的是较为出名的五爷庙、显通寺、罗睺寺三座,基本在一条线路上,相隔不是很远。中午在五台山唯一一座居士林用餐,负责接待的有一位豆村镇干部,他说怀镇是五台山寺庙最为集中的地方,游客大都来此参观,实际上其他镇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寺庙,比如他们豆村镇就有佛光寺,与五台山景区的寺庙群一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但距离景区较远,游客不多。该寺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等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我们几个一听很有兴趣,当即分出一路前往参观。

佛光寺位于五台山台外,北方的山势似比南方的低矮平缓,我坐在小轿车里,两边是山,可丝毫没有感到山路的蜿蜒盘旋。车经过之处,不时可见黄墙红瓦的寺庙屹立在山腰或路边,五台山梵宫琳宇果然名不虚传。

佛光寺的路并不宽阔,而寺前的空间也不大,加上一面照壁横亘中间,更觉得狭小。山门上方挂着一块绿框匾额的牌匾,已斑驳掉色,显见有一定年头,上书“大佛光寺”四个遒劲有力的大金字。山门左侧嵌着一块碑,上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公布”等字样;右侧挂着一块牌,上书“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保护利用部”,这似乎说明了该寺现在的性质是一个研究机构。

走进山门,里面的佛像已清空,仅一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在此值守。山门里面,面对的是一个小小山,整座寺依山而建,逐渐抬高,有三进院落。寺不大,游客也寥寥无几,因绿树掩映,殿宇多被遮蔽,只露出屋檐或墙壁,看不到殿名,也不知主体建筑有哪些。这时,最显眼的是在第一进院落中的经幢,它刻于唐代,距今有1100多年历史,柱身斑驳,字迹倒还清晰可辨。

左侧的偏殿,中间三个门上各悬一块匾额,都已非常老旧,从左到右分别写着“古今一照”“清风远播”“丛林第一”。我心想这什么殿啊,这么夸张。走近殿前,有个说明牌,才知道殿为“文殊殿”,重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即南宋绍兴七年。该殿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减柱造,大殿梁架采用大跨度八字柁架,使得殿内金柱只有4根,比通常减少8根,形成巨大的供奉空间。这是我国早期建筑遗存中的孤例,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此说明文字,我不由地满怀崇敬之情再抬头打量一下文殊殿大门,只见匾额上支撑屋顶的木制斗拱粗大繁复,错落有致,富有韵味。我到山西以来,随处可见新老建筑物上的这种木构样式,但因为这殿历史悠久,现在其他建筑的木构应该是模仿这里的。

文殊殿整个大殿就像体育馆一样,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装的,距今千余年之久,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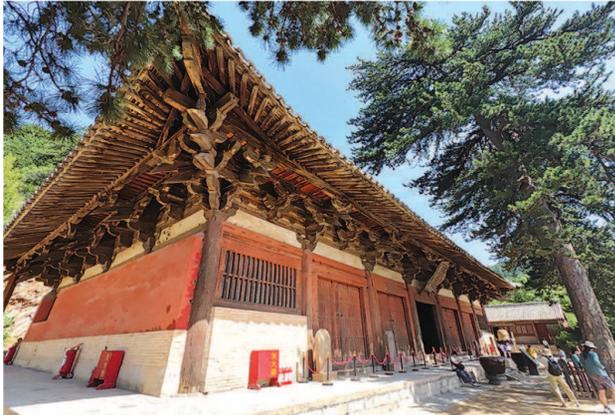
她简明扼要的讲解之后,我们自由游览,得以进一步打量殿外景观。据殿前说明牌,该殿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庑殿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体现出唐代建筑宏大豪迈的气象,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遗存”;我国现已发现的唐代建筑遗存共有四座,“东大殿的形制等级标准最高,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对于现在以及将来了解和研究唐以及唐以前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此,再来端详佛光寺的外观,只见南北两边的屋檐昂扬向上,出檐深远,而下面的木制斗拱用料粗大,层层叠叠,给予有力支撑,看起来像飞鸟的翅膀一样。在东大殿东南侧,有一座造型独特的方形六角塔,梁思成根据其外表特征认为是北魏古塔,这是佛光寺历史悠久的又一见证。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仅走马观花一个小时左右,便匆匆离去,但都认为收获很大,不虚此行。回上海后,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我才把当时的一知半解、浮光掠影理清楚,弄明白,甚至找回一些忘却的记忆,对佛光寺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佛光寺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在会昌法难中被毁,于唐大中十一年重建,随后有毁有修,有改造有扩建,但基本没有过分拆毁,因此很多建筑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由于它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香火冷落,逐渐被人遗忘,直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寻找唐构建筑,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当他们瞻仰东大殿时,咨嗟惊喜,凭感觉认为,他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还必是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梁思成后来将这一重大发现过程写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分两期发表在1944—1945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使得长年默默无闻的佛光寺广为人知。1953年,该文经修改,发表于当年《文物参考资料》第5、6期合刊,题为“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其下副标题则是“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不仅使其研究成果流传更广,而且开门见山地指出佛光寺的价值所在,令人一目了然。

梁思成团队是1937年7月5日发现佛光寺的,而我们恰巧也是7月5日临时起意来此参观,相距整整86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梁思成等人的历史性发现,成就卓越,贡献巨大,不仅为后人揭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人文景观,更重要的是以十分专业的水准向世人叙述了这一景观的意义和价值,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然,时过境迁,佛光寺所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他们骑驴骡入山,倚着崖边,崎岖危险,如今已天堑变通途,不可同日而语了。



上图:佛光寺东大殿的屋檐。下图:东大殿大门上的匾额及斗拱



2023年9月4日,我人夜浏览《文汇报·笔会》的公众号,获悉老作家袁鹰已于三日谢世。想起18年前的同一天,他赐我旧藏四通名人手札,并有来鸿:

你好!上次你来信过访,晤谈甚欢,接待不周,时间匆促,甚歉请谅。

大礼收到,遵嘱检出作家手札四封,请收存。这类书简,我一般不愿轻易送人。有感于你心诚意笃,故破例相赠,也信任你不会轻易处理。收到后请回信,以释远念……

袁鹰上 2005年9月4日
彼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读书。直到年底暑假回乡,我才在丽都佳日酒店初见袁公来函,心存感佩,脸露愧赧。那次过访,至今记忆犹新。诚如袁公所言,相谈甚佳。他知我素喜文人掌故,就在闲谈中讲述了冰心老人为他题字祝寿的趣事。恰巧那几日,他正在整理藏札,桌上落下一封冰心的信封,我便“信”口开河向他讨要。袁公允诺,还说那封信已撰文解读。信封留下冰心老人竖排蓝色手迹: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二号《人民

日报》副刊部袁鹰同志收启,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宿舍34单元三三三 谢冰心,100081。邮戳时间为“1989.5.8.20”。查阅《抚简怀人》,冰心老人那日去鸿向袁公投稿《想写就写》。《想写就写》是她的系列文章,首篇写于1988年秋天,起初在京刊发,颇有阻力。1991年,冰心干脆“挥笔南下”,于《文汇报》开辟同名专栏,风靡一时。

来书所附柯灵、吴祖光、陈登科、林林四老麟书,未于《抚简怀人》等书文、拍卖会中“现身”,至今不为人知,故而转录如下,略作释译:

久疏问候,喜获《散文六十篇》,如亲晤款。五十年风雨晦明,悲喜歌哭,尽在此中。感佩感佩。

近况想清静如常。海上淫雨以后,继以酷热,暮年日子很不好过,幸贱躯尚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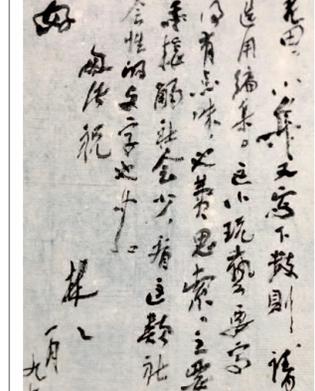
此颂
暑祺
柯灵上 7.26

这通短札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用笺上,文字清爽,措辞清雅,一如柯老美文,清新可人。《散文六十篇》就是199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袁鹰散文六十篇》。此札正写于这年夏天。柯灵是袁鹰的老友。袁鹰在中学时代,就已读过柯灵写的《望春草》。1946年初,已是大学生的袁鹰受老师林汉达嘱托,送信去《周报》编辑部,初识柯灵(《袁鹰自述》)。袁鹰入职人民日报社后,时不时向柯灵老约稿,两人友谊越来越深厚。

同于沪地,几近同一时期,袁鹰还追随夏衍先生,从而结识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两人也因投稿编辑熟稔起来,有信可谈:

袁鹰兄,大示奉悉,编书十分辛苦,应多保重,送上拙作两本,以供考虑补充。《散文选》想已看过,可否考虑补入《断肠人在天涯》《“晚”辩》《训子篇》《长岛漫笔》《论盛夏》,又《闲文选》中“右”辩》及《谁是知识分子》亦请考虑。

《畜牲——》文将《明报》复印本寄上。(随笔)删去……务必补入。



图为柯灵、林林(右)致袁鹰信札

如闻警款叙旧雨

——袁鹰赐札四通释读

彭伟

祝安
弟祖光 12/6

此信大约写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札中提及的《畜牲——》写于1991年2月,随后又见诸同年4期《随笔》。袁公时已退休,仍编书不辍,主编《华夏二十世纪文学精编》《新文学大系》等大型文学丛书。于是吴祖光寄赠《吴祖光散文选》《吴祖光闲文选》,供他参考。

相比柯灵、吴祖光,陈登科与袁公的交往又多出一份乡情,举信为证:寄来的新作《天涯》收到,谢谢。

这次淮河乡土文学笔会,本想把淮河边上的作家邀请到,沿着淮河走一趟,一来看看淮河两岸近几年的变化,二来欢聚一次,叙叙乡情,可惜你有其他会议,未能参加,甚憾。

我明日去京,但愿一会。

你的身体恢复如何?如有可能明春请你来黄山休养,那里有个疗养院,一般的说,条件还不错。

代问友人好。

握手

登科 十一月廿一日

此信写于1982年。是年7月,袁公新著《天涯》面世。10月23日,时任安徽作协副主席陈登科主持的第一届淮河乡土文学笔会在蚌埠开幕。戴厚英、江晓天、李清泉、孟伟哉等80多位作家、编辑参加聚会,影响甚大。袁水拍、袁鹰两位来自人民日报社的诗人也接到邀请,但均未赴会,不过《人民日报》刊出了报道。袁鹰、陈登科是淮安老乡,对

我的手机,在离开温哥华之前一天,沉入大海。

事后我找了村里物业的那个大个子黑人,问他,“有没有可能把手机从水里捞出来?”他非常肯定地说不行,“哪怕是一只铁锤,从这里掉下去之后,两分钟就会流入深海。你的手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到西雅图了。”深处的海是急速的。

那天,我在弟家——温哥华郊区一个水上浮村(Floating Village)——划独木舟。手机是独木舟上岸之后,才沉入大海的。当时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如何从独木舟中平衡身体上岸,居然就忘记了手机还插在船头放水杯的圆孔里。

这些不能随海漂流而去。手机也不会出问题。但独木舟不用时,必须是倒扣着的。正是翻过来的这一瞬间,手机沉入了大海。

现代人与手机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主仆关系是辩证的,有时你不是主,手机才是主。你帮手机打工。那么多的掌上生活:电子证件、财务往来、买菜、乘车、看病、通讯、新闻、资讯、工作、教书……增加了生活的直接、简单、便利与丰富,但有时也增加了生活的多余、复杂、外在、被控、烦恼与忙乱。

现代人与手机的关系,也是柏拉图式的情人关系。尤其是语音备忘录和文字备忘录中的窃窃私语,那么多的记事、阅人、读诗、观画、听书、旅行的感想随记,尤其是很多的照片,以及只有天知地知你自己才有的当时心情。

手机浩浩荡荡去了西雅图之后,我开始激活这个暑假的记忆。

首先激活的是关于这个水村的记忆。整个水村的建筑是浮在水上的,濒海的水湾,如镜的绿波,灰色的房屋,没有栏杆的小道,每一栋房屋,底部塞满泡沫塑料的水泥厚板,四面都有水泥柱子,用粗大的绳索,将木制的房屋系套在深入海底的水泥桩子上固定。房屋起潮涨而升降起伏,军港之夜呵,房屋永远不会被水淹。起风的时候,房屋微摇,如果睡在底楼,夜晚有啾啾啾的水波轻拍木墙的声音,是儿时摇篮般的母亲怀抱里的声音。

水村的夜晚,四望寂然,无车声、人语声,每一户水村小屋,或纱窗或灯窗,又朦胧又通透,倒影如画,里面是温馨而久长的岁月。我们从外面回家,有人拉着拉杆箱,弟说,要提起来走,不能发出呼隆呼隆的声音。水村的白天也极是宁静。右前方有一座十九世纪的老木桥,“维基”上可查到,也拍过什么电影。偶尔会有声音从那里传来,恍如由远而近隐隐的雷声,原来是一辆汽车,从远处缓缓驶上桥来。桥上年久失修的木板高低不平,这声音反而增加了一种时空悠悠的穿透意味。

海湾对面的原住民小村,永远停着两艘中型的渔船,桅杆低垂,绳索纷披,仿佛经过夏天的劳累后沉沉入睡。七八栋小木屋,或灰或赭,如石如树,含藏在树影与堤岸间,有意成为此世遗忘的隐者,然而随着天色与晨昏的变化,天幕之下,窗灯或变为浅蓝,赭色或换成深灰,只有窗灯如故,如梦如幻,犹如无声的音乐剧或玄学的哑剧。有一天黄昏,我们实在好奇了,过老桥而西,到对面的原住民村子散步,走了约一小时,不遇人;水边多漂流木;路边有平而白亮的大斜坡屋顶对着幽蓝的天空,想起“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路尽头有因腾飞的树影直插夜空,正在怀疑是否赶上了自己的梦境时,一处警示语将我们吓回现实:“此处私宅,擅入必刑”。

于淮河深有感情。袁鹰缺席,陈登科很遗憾,于是又邀请老乡袁鹰前往黄山疗养。陈登科彼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京开幕,因此,他提前于“明日(22日)去京”参加盛会。

上述三封信都是硬笔书写的,最后一封袁公赠札是诗人、翻译家林林的毛笔手泽。

小集又写下数则,请选用编集。这小玩意写得有点味,也费思索。主要我接触社会少,看这类社会性的文字也少。

勿此 祝
林林 一月九日

袁公以为我不知林林为何人,于是函中有言:林林先生是“左联”时代硕果仅存的老作家、老诗人。今年已是九五高龄的老老人。解放后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日本文学专家。信中所说,是80年代在报上所作小散文专栏《蒲剑小集》。我在报社用名田钟谔,故信上称“老田”。

1980年9月至1983年3月,《蒲剑小集》前后13期,陆续见诸《人民日报》,作者署名“蒲剑”。林林此札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札中“编集”似笔误,当作“编辑”。“蒲剑”一名,取自郭沫若先生的杂文集——《蒲剑集》。林林不仅是郭沫若的好友、助手,还在《蒲剑小集》第1期第1则中就评鹭了郭沫若译著《浮士德·小引》。《蒲剑小集》之所以“小”,源自集中无文,只有一则则针砭时弊的“杂句”。

说及编选“杂句”,不禁想起林林、袁鹰两人所作的“俳句”。1981年,林林、袁鹰回访日本俳人协会,开创汉俳写作。同年《诗刊》首次于中国刊发汉俳,作者为赵朴初、林林、袁鹰。袁公所作汉俳,我尤喜那首:“昨夜雨潇潇,梦绕樱花第几桥,未知归路遥。”短歌绕耳,短札入目,我不禁感叹:“秋夜云蔼蔼,旧雨飘摇归无奈,札边闻警款。”

当手机沉入大海

胡晓明

然而水村的天空还是宜于做梦的。尤其是海天一色,宝蓝色的夜晚,天也是蓝的,岁月是蓝的。星星在天上轻轻摇晃,我们在这座楼的三楼顶层,透过落地玻璃窗,躺在床上,久久不舍入睡。

其实我的手机里还有一些珍贵的视频:海狮来访;三只小天鹅,围绕独木舟曲颈向天,张翅嬉戏,近镜头看它的羽毛,细如织,莹如玉;村民钓到了一只不到两岁的小鲨鱼,用网全捞起来,欢呼一阵子,又放生了;其实就是在手机沉入大海的那天,我也拍到了海狮向我游来,或隐或现的一张胡子脸。

还有一张照片是水村旁边的一处牧场,那天月亮好大,远处有一匹小马,穿过迷蒙的月光,忽然向我们走来。

牧场的场主经营一间自助蔬果小店,都是自己种的农产品,昼夜亮着灯光,由监控镜头管理,自助投币或在不锈钢盒里放小额钞票。蓝莓刚刚过了季节,黄瓜、西红柿、豆角、樱桃、黑莓和玉米,焕然一新,各种果酱也是自制的。这加深了水村桃花源的色彩。尤其是据说温哥华市区的超市天天都有人在里面偷东西,而冬天的街道上穿着的大鹅(一种昂贵的羽绒大衣)都可能被人抢,越发反衬桃花源的珍贵,也越发相信多元世界的异祥。

我还没有太多了解这里的居民。据弟弟说邻居在家门口钓鱼,常常有鲜鱼送过来。也常常看到楼下的椅子上,一对老夫妇,并坐无语,轻轻晃着手上的红酒或啤酒,静静地看落日一点点沉下去。其他,如垃圾分类惊人的细致,纸有数种,瓶子有数种等等,十来个箱子,可见小区居民既保守又现代。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群体交流么?其实,每个星期五,是他们的交流时间,小区居民相约在一个小花园聚谈。谈什么呢?我错过了去了解的机会。而“星期五”,不知为何令我想起《鲁滨逊漂流记》,大概是太淳朴、与世隔绝的气息。小区铁门的门边有一个微型图书馆,里面全是虚构文学或诗歌,由此揣想背后读者的天真;还有一个物品交换台,上面有一大盒圣诞树,却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拿走。这里永远不见,也不可能见到快递。这里住着一群简单生活、全在做梦、不事生产、远离消费主义狂潮的老人?我不知道。或者,经过了大半生海阔天高的搏命生涯,此时偃旗息鼓,与大海和解,与人和解,与世界和解,趋于和平与安宁?

让我的手机浩浩荡荡地去了西雅图吧。今天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知道中国道家讲的“有无或然”:有的东西失去了就失去了,有些东西或许应该失去;有些东西可以失而复得,有的东西永远不会失去。但只有当你原先的拥有与空无,重新被审视,被反思,被刺痛,被唤醒,被顿悟,你才会真正懂得,然后你真正的有与无,也渐渐凸显出来。

2023年9月18日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